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七十七八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謝蓬鍔

山堂肆考卷七十七　　明　彭大翼　撰

臣職

縣尹下

飛蝗不入界

東漢鄭弘為騶令郡人得遺寳懸於道求主還之春大旱騶獨致雨永平十五年蝗起泰山獨騶界不入猛獸皆渡江

庚黙婁為編令先時縣多猛獸至此皆渡江去漢劉平為全椒長五日一聽事先是邑多猛獸每為人害平視事三日獸皆南渡百姓懷恵或増貲就賦或減年從役刺史行部獄無繫囚

兩縣皆理

漢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頻陽縣大其令薛恭未嘗理粟邑縣小其令尹長才有餘宣乃奏與恭換縣二人領縣後兩縣皆理

兩縣兼治

宋郭奉世知永新縣泰和民苦其令訴諸上司欲得奉世治其邑漕司檄以往而永新民不可奉世乃寓兩縣之佛舍兼治焉

茂宰

謝玄暉詩茂宰深遐眷按茂宰謂英茂之宰也或云漢卓茂為密令有聲故詩人用此以比宰邑者

神君

晉良吏傳喬智明字元達以德行著稱為隆慮令民愛之號曰神君北京張譚為和寧令百姓愛之如父母號曰慈君漢崔瑗為汲縣令開渠漑稻民賴其利為政七年長老歌之曰天降神明君作我慈仁父臨民布德澤決渠作甘雨宋登為汝陰令號曰神父及卒人家配社祀之

喜為親屈

東漢廬江毛義以行誼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

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嘆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

鬢為民焦

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修江寺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言歸去還挈来時舊酒瓢

投書

魯國先賢傳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託書皆投之水中一無所發

閣詔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鹽鐵官榷取茶利詔下所在毋敢隱易于曰益昌人不征茶且不可活矧厚歛毒之乎命吏閣詔吏曰天子詔何敢拒吏坐罪公得免竄耶答曰吾敢愛一身移暴于民乎亦不使罪爾曹即日焚之觀察使素賢易于不之劾

植花

晉潘岳為河陽令多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

種柹

宋沈瑀為建德令教民一丁種桑十五株柹及梨棗各四株女丁半之

父疾棄官

南北朝庾黔婁易子也少好學性至孝仕南齊為孱陵令政有異績父在家遺疾忽心驚流汗即棄官歸每夕

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母疾去官

孔奕為全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

為百城表

梁樂法才為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積至百金竟輸臺

庫武帝嘉其清白曰居職若此可為百城表矣

為三輔最

隋蘇威薦房恭懿為新豐令政為三輔之最上呼至榻

前問以理人之術謂諸朝集使曰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民卿等宜師之因擢為海州刺史

凱之垂簾

劉宋顧凱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户凱之能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堦閑寂自宋氏為山陰者莫能尚也

賈郁批榜

五代賈郁補仙遊令性峭直不容人吏文過及受代一吏酣酒郁怒曰當再典此縣必懲之吏揚言公若再来

猶鐵船渡海後郁果再典舊邑時醉吏盜庫錢數萬下獄具狀郁批榜尾曰竊銅錙以潤家非因鼓鑄造鐵船而渡海不假鑪槌

斷人爭雞

南宋傅琰字季珪為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雞不决琰各問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許盜格虎

唐元德秀為魯山令捕獲盜賊會有虎為暴盜請格虎

自贖許之吏曰彼詭計且亡去毋乃為累乎德秀曰已許之矣不可負約即有累吾當坐明日盜果尸虎還舉縣嗟嘆

正身率職

梁何遠字義方郲人為武康令正身率職不徇人以非禮太守王彬行部諸郡皆盛供帳以待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鵞而別彬戲之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宣城太守

誠心愛民

宋李公彥大觀中知上高縣誠心愛民凡歳旱禱雨必應禾必大熟民刻其事於巖石

遺菓畏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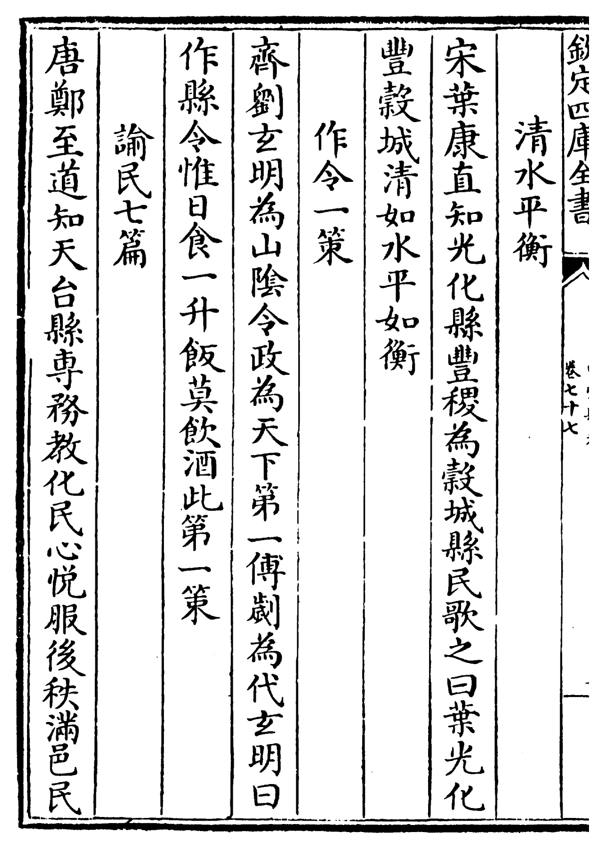
賈郁為仙游令有邑客遺果其辭曰此其家新果人皆不知郁曰君有兄弟否答曰昆弟三人豚犬數輩郁曰古人畏四知今君兄知弟知子知擕来者知是知倍于古人也竟不受客慙而退

取芋償直

宋何隨郫縣人初仕蜀為安漢令蜀亡去官時巴土饑送吏取民芋以自給隨即以綿繫其處償直後民視芋見綿相與語曰聞何安漢清廉必此人也

南金荆玉

晉孫綽作孔松陽令像贊曰君德器純固基宇高邃荆玉不足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勵潔齊冬氷恩湛春露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清水平衡

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縣民歌之曰葉光化豐穀城清如水平如衡

作令一策

齊劉玄明為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劇為代玄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酒此第一策

諭民七篇

唐鄭至道知天台縣尃務教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

攀留不忍其行因留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諭民書七篇尚存

傾貲賑阨

唐張巡爲清河令人有負節義以困阨歸之者傾貲賑護無少吝

獻餌供軍

唐李康爲漢陰令黃巢亂僖宗出幸途無供頓康獻糗餌數百騾軍始得食

風抗雲垂

晉江韋作襄邑令傅渾頌曰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惠我咫尺乃冰其清乃玉其潔風抗其髙雲垂其澤君有遺愛民有遺思

樹榮水澄

唐劉敬和令髙苑縣適歲饑即擅開倉賑民嘗令淄川長山鄒平等縣皆有聲民歌曰髙苑之樹枯已榮淄川之水渾已澄又李錫之為蘆城令變苦水為甘泉

滅壽乞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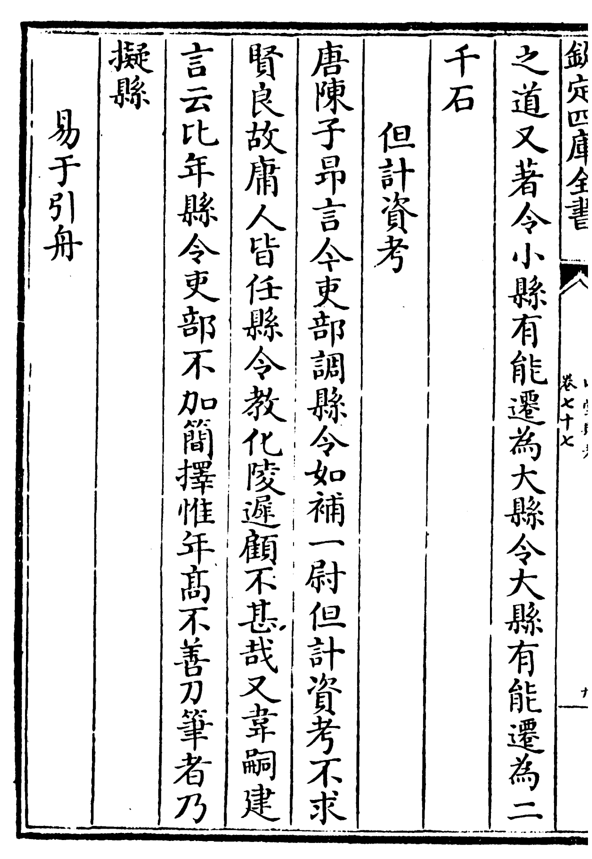
宋高南為奉新令禱旱未雨有願減十年壽乞為三日霖之祝朱子守南康曰使吾屬皆如高令尹吾何憂乎

將身叩火

宋曾準贛州人嘉祐間知公安縣火燔民居準以身叩之風反滅火

務簡廉平

梁武帝每選守令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勉以為政



之道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為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為二千石

但計資考

唐陳子昂言令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計資考不求賢良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陵遲顧不甚哉又韋嗣建言云比年縣令吏部不加簡擇惟年高不善刀筆者乃擬縣

易于引舟

唐何易于為益昌令刺史崔朴汎舟春遊出益昌索百姓挽棹易于自為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安乃以騎去

彦博題鼓

宋文潞公為榆次令嘗題縣樓鼓曰置向樵樓一任撾撾多撾少不知他如今幸有黄紬被拏出頭来早放衙蘇東坡詩注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黄紬被裏放衙

敕軍毋撓其清

唐蔣欽緒子沇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令賢供億當有素汝輩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

祈佛冀諧所願

唐李君奭宣宗時為醴泉令有異政考滿當罷去父老聚于佛祠祈佛冀諧所願宣宗校獵渭上見之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

銅印墨綬

漢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户以上為令皆銀印青綬秩比六百石以上為長皆銅印墨綬

緋衣銀魚

唐李頌學字德新為武仙令浚渠溉田懿宗嘉之賜緋衣銀魚又王正雅為萬年令穆宗命以緋衣銀章就縣賜之

鬼神破膽

唐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進士劉兼者過其境夜聞户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破膽我輩可於他縣血食兼開户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女子訴冤

東漢王忳為鳳翔府郿縣令赴官至斄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忳不聽即止宿夜聞女子稱冤聲忳曰有訴狀可前求理女子訴曰妾夫為涪令過宿此

亭亭長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忳問亭長姓名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明旦忳名游徼詰問悉伏辜亭內遂清安

殿柱帖名

唐宣宗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強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廟堂賜宴

唐玄宗時縣令數十辭赴職帝自製令長新誡以諭之仍於廟堂賜宴以遣

杖殺胡雛

唐隱甫為洛陽令梨園子弟胡雛者善吹笛尤承上恩寵嘗負罪匿禁中玄宗託他事召隱甫入時胡雛在側從容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工也臣請解官再拜而去帝遽曰朕與卿戲耳遂令將

胡雛曳出門外隱甫立杖殺之賜隱甫百縑

擒曳中使

唐崔發為鄠令聞五坊人毆百姓命擒以入曳之于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諸囚立金雞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挺亂捶發氣絶數刻復蘇給事中李渤等上言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所宜矜念上曰諫官但言發冤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

母如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毋對中使杖殺四十

僧綽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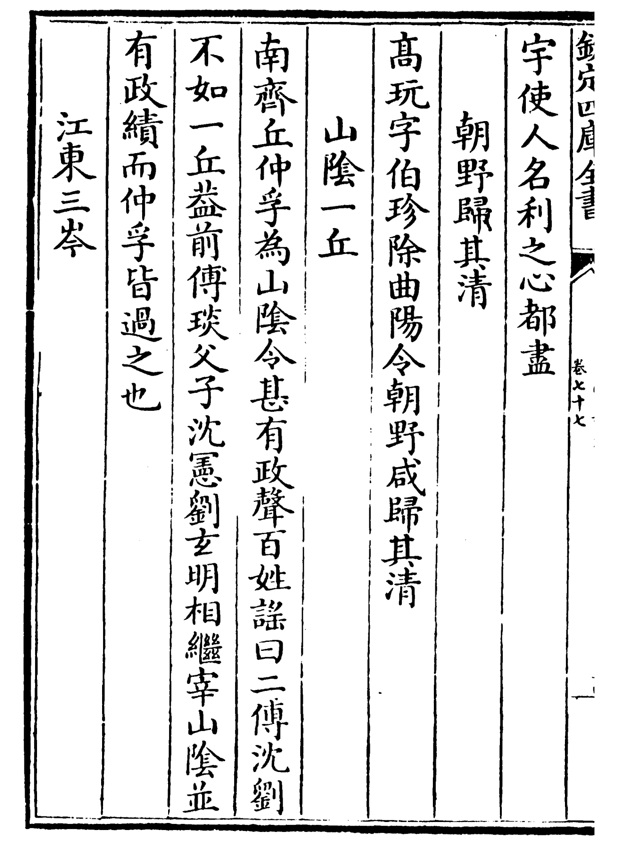
南齊傳僧綽與子琰並為山陰令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劉彛治範

宋劉彛懷安人為朐山令恤孤寡平賦役凡所以恵民者無不至邑人紀其事目曰治範

士夫高其行

唐魯山令元德秀字紫芝河內人玄宗開元中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德秀唯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上曰懷州之民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官按于蔿歌名未詳其義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德秀介潔質朴誠信待人士夫皆高其行謂之曰元魯山房琯嘗嘆曰見紫芝眉



守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朝野歸其清

高玩字伯珍除曲陽令朝野咸歸其清

山陰一丘

南齊丘仲孚為山陰令甚有政聲百姓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蓋前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而仲孚皆過之也

江東三岑

唐岑羲字伯華為金壇令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云毋遺江東三岑

試理人策

唐玄宗開元中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名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

著諭蒙書

唐馮伉授醴泉令民多豪猾為著諭蒙書大略指明忠孝仁義勸學務農每鄉給一卷俾其傳習宋戚綸字仲言知太和縣太和民悍好訟綸為諭民五十篇言近而易曉老幼多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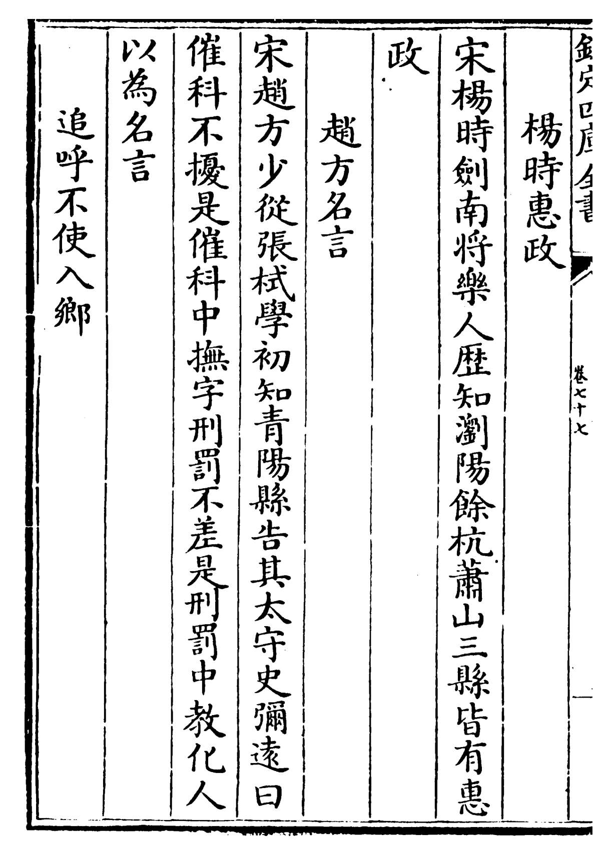
為文顳神

唐狄仁傑為昌邑令有老媪泣訴虎害其子仁傑為文顳神未幾虎伏堦下乃告於衆而殺之後又為幽州都督有功賜紫袍龜帶武后自製金字十二以旌其忠又

宋張逸知青神縣東南有松柏灘每夏秋暴漲多覆民舟逸為文禱神不踰月而灘為徙五里自是無溺者

伏劒誅吏

宋張乖崖公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旁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堦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偉而傳之



楊時惠政

宋楊時劒南將樂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

趙方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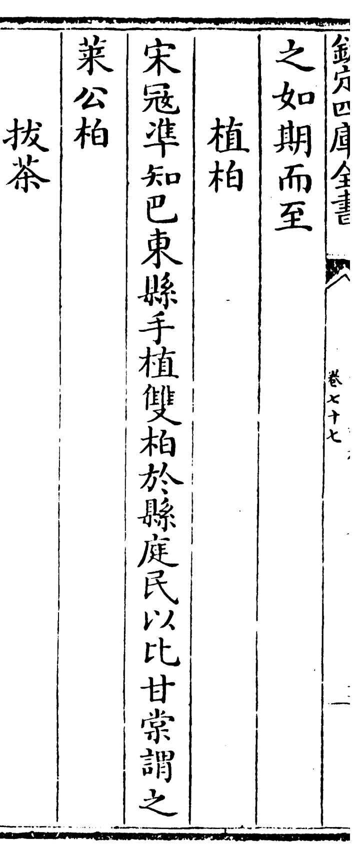
宋趙方少從張栻學初知青陽縣告其太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為名言

追呼不使入鄉

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其人期某日詣縣皆如期而至

期會惟令揭縣

宋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為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令具鄉里始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又燕肅天禧五年知臨卭縣民苦吏追擾肅削木為牘民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使名



之如期而至

植柏

宋寇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

拔茶

宋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榷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民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民得其利又范純仁知襄城縣有惠政課民

種桑民號其桑為著作林以純嘗為著作郎也

讀五車書

宋吳靖為長沙令一日自嘆曰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掇鵉鷺班鬓已垂白縱跡飄零尚為百里陶元亮復何人耶

稱一字判

元朝丁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移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字判

感悟母子

唐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

增廣生徒

宋許洄為江華令作新學校增廣生徒數年之間盜息民安人為立碑頌德

移兵省費

宋吳時知西安府鄭縣轉運使檄華州餫米五萬輸長安而鄭獨當三萬時貽書轉運曰古者用師則裹糧以養兵無事則移兵以就食誠移兵于華則運費可省轉運從其言

妨農遣歸

宋李師中知洛川縣民有罪於縣妨其農時者必遣歸令農隙自詣

撻猾吏導訟

宋黄巖叟知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于市衆皆竦然定州呂公著嘆曰此古良吏也

寛下户輸錢

宋呂公著知河陽縣緰役法以寛下户輸錢民甚德之

止競渡船

五代蕭結為祈陽令不畏彊禦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将臨觀結怒批其符曰秧鬧五葉蠶長三

眠人皆忙迫刬甚閙船守為止之

辭清道詔

宋陶令知盱眙縣時徽宗南幸以南山有十景欲臨觀詔所在清道令辭以非浹旬可辦上嘉其直而止

不載一物

宋吳中復知峨眉縣廉于居官及代還不載一物

不取一文

宋沈希顔嘉祐間知雩都縣公宇後妖禽夜啼希顔書

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平生弗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沴不生百廢具舉

拒太守導水

宋張及知臨卭縣太守欲引水泛舟遣吏于縣決堰水時農事方興及謂吏曰涸民田以事嬉遊可乎令可去水不可導守聞之歛容以謝

斷豪子還田

宋元絳知永新縣有豪子龍聿誘少年周整飲博勝之計其貲折取上腴田僞立一券久之整母始知訟于官不得直及絳至辨爲僞券責令還之聿駭謝即日歸整田

法誅南金

唐張廵調真源令土多豪猾大吏華南金植威恣肆廵下車以法誅之邑中語曰南金口明府手

捕治海印

宋天聖間陳希亮知長沙縣有浮屠海印國師者出入章獻明肅皇后家恃勢據民地希亮捕治寘諸法一縣大聳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

命還一砧

宋凌沖熈寧間知含山縣律已甚嚴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砧沖視之曰非吾来時物命還之

悔取一硯

宋張舜民知襄樂縣及代去惟取一石硯後猶追恨

十日一受俸

宋胡紹為河內懷令三日一視事十日一官倉受俸米於閤內作乾飯食之

二日一治事

宋王安石仁宗時知鄞縣讀書為文率二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貸穀于民立息以償新陳相易興學校嚴保伍邑人便之故為執政所行之治皆本於此

牓門受餉

梁長城令何敬叔東海剡人素清廉一日牓縣門受餉得米二千斛他物稱是悉以貸貧民輸租

按籍命差

宋程明道知潭州晉城縣先是民憚差役互相糾訴鄉邦為仇先生悉知民産厚薄第其先後按籍而命之無有辭者

政識先後

宋元祐初何執中知海鹽縣為政識先後邑人紀其十

異滿去父老乞留攀舟而泣

政尚慈祥

宋黃庭堅知大和縣政尚慈祥既去而民懷之立祠祀焉

固拒懷貞

唐楊瑒為麟游令時竇懷貞大營金僊玉真二觀檄取畿內民貲以佐費瑒固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拒大夫命乎瑒曰所論者民究抑耳何論位高下乎懷貞壯其

對遂止不取

不謁王黼

宋尹天民會昌人為太學博士出知果州相如縣時王黼得政舊在太學乃天民所隸齋生也有强天民謁黼者天民笑曰見王丞相豈不得好官恐為顔閔所笑

題旗為餞

宋楊瑾知華亭縣施政有條上下信服境内稱治秩滿鄉老泣送且以二旗為餞題其上曰農人不會題詩句

但稱一味好官人

置館寓思

宋政和初韓瓘為於潛縣興利除害民甚德之政暇嘗遊憩于岜嶨山之東軒後人因目為昌黎館以寓去思

老媪棄藪而泣

齊樂豫為永世令病卒有老媪擔藪貨於市聞之大泣棄所貨藪而泣曰失樂令我輩應就死爾一市人皆泣

小兒捧酒以迎

唐韋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捧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其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邑非有舊恩何故来迎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橋障皆公所為意公為古人今幸覩見所以来迎駿嘉其意為留終日

樂如時雨

晉荀䫉字公然知楡次縣為政以德而民懷之武帝下詔褒美之云就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

之如時雨

惠如春風

唐李白為馬昌宰韓仲卿作去思碑曰未下車人懼之既下車人悅之惠如春風三月大化姦吏束手豪宗側目

罷用里長

宋慶歷四年張掞知益都縣罷里長弗用而國租自輸

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

不任吏胥

宋趙良淳知分寧縣俗尚譁訐號難治淳不用刑戮不任吏胥取民敦孝友者身親敬禮之其桀驁者繩之以法俗為少革

清白端謹

宋蒲堯仁知太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經旬不知肉味曰吾不以口腹累人為官三年如一日

明敏警嚴

宋劉嵗淳祐中知青田縣明敏警嚴政事洞見源委吏不敢欺民懷其惠

學術淵源

宋元祐中陳師錫知宿遷縣蘇軾三上章薦其學術淵源行已潔素議論剛正器識靖深入為校書郎

識見高爽

宋程璠知豐城縣識見高爽凡山川道途人物名氏目所一見耳所暫聞越年雖多不復忘廢為邑三年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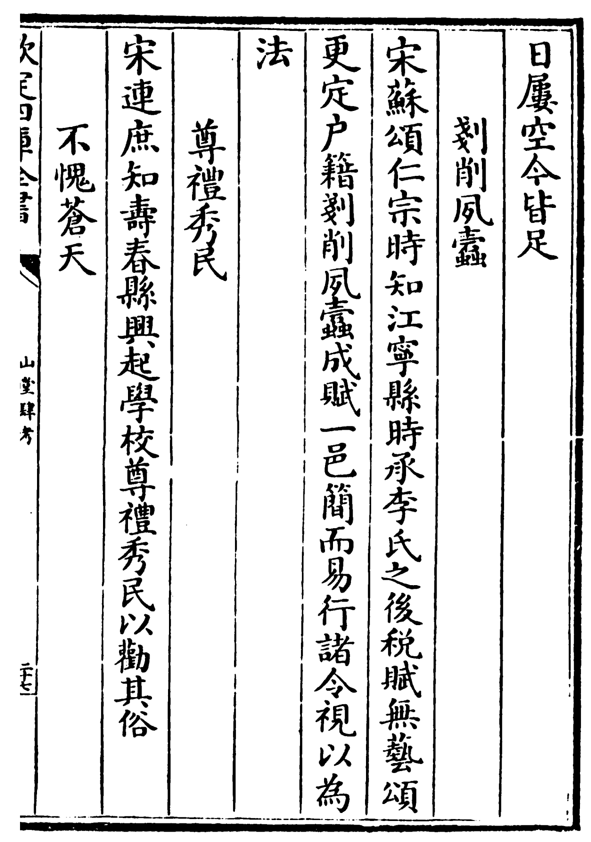
民且半

瑞蓮嘉禾之應

宋司馬撖知遂昌縣留心撫字教化大行有瑞蓮嘉禾之應

白雀青鹿之祥

宋吳在木咸平中知餘干縣興利除害邑中稱治有白雀青鹿之祥民歌曰吳公木政嚴肅惡者憂羈囚善者樂化育鳥有白翎雀獸有青毛鹿不見犬聲急人走昔


日屢空今皆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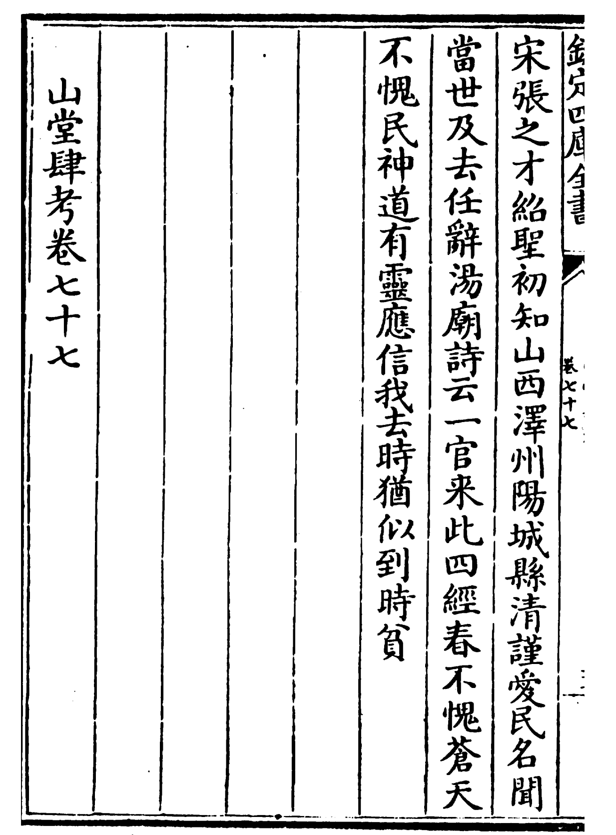
剗削夙蠧

宋蘇頌仁宗時知江寧縣時承李氏之後稅賦無藝頌更定户籍剗削夙蠧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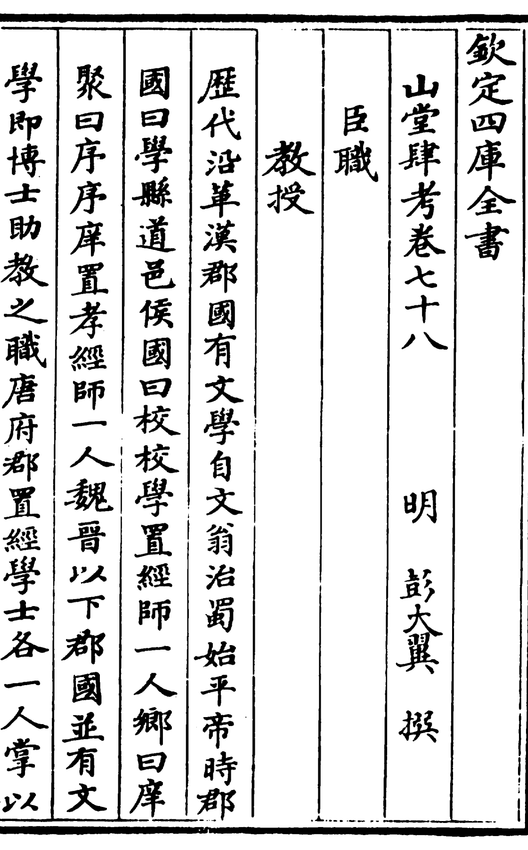
尊禮秀民

宋連庶知壽春縣興起學校尊禮秀民以勸其俗

不愧蒼天



宋張之才紹聖初知山西澤州陽城縣清謹愛民名聞當世及去任辭湯廟詩云一官来此四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信我去時猶似到時貧



山堂肆考卷七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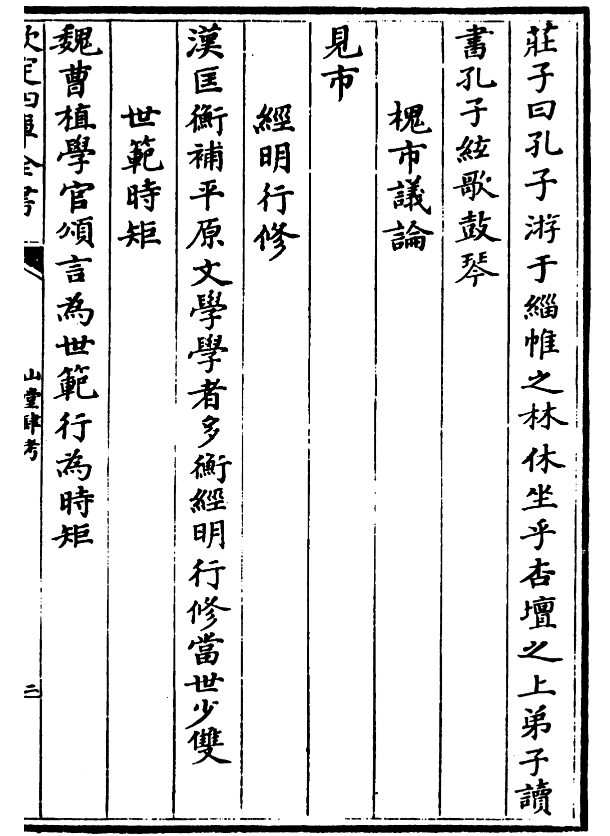
臣職

教授

歷代沿革漢郡國有文學自文翁治蜀始平帝時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魏晉以下郡國並有文學即博士助教之職唐府郡置經學士各一人掌以

五經教授開元中州縣每鄉之內各置一學仍擇師令其教授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及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府書院茅山書院未建州學也寶元中從守臣蔡齊請大郡始有學至慶歷以後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則委之運司

杏壇絃歌



莊子曰孔子游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琴

槐市議論

見市

經明行修

漢匡衡補平原文學學者多衡經明行修當世少雙

世範時矩

魏曹植學官頌言為世範行為時矩

可郡文學

東漢光武問武臣曰諸卿不識書自度爵禄何所至也鄧禹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

為州博士

隋潘徽為州博士

校業變風

漢文翁為蜀郡守起學宫設學官使弟子校業遂變鄒魯之風

據經救弊

宋鄭克撰吕尚書祉行狀靖康初詔求直言公自鄧州教授上封事言當世之務據經引古以救時弊

正身律物

宋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説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僚舊餞行于渚宫呼戲樂以侑而交代者為龜山楊公時具朝膳留公鮭菜瀟然引觴徐酌置語盃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晷云暮也

樂道安貧

宋處士陳師道字無已為徐州教授高介有節安貧樂道熈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絶意進取後安石卒以蘇軾薦授是職

獨尚時務

言行錄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三十餘年弟子以千數計時方尚詞賦獨湖學尚經義時務學中故有經義治事齋經義齋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

治二事又兼一事如邉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彦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髙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講明心學

宋廖德明熈寧間為潯州教授為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潯士愛敬之如甘棠

不撰書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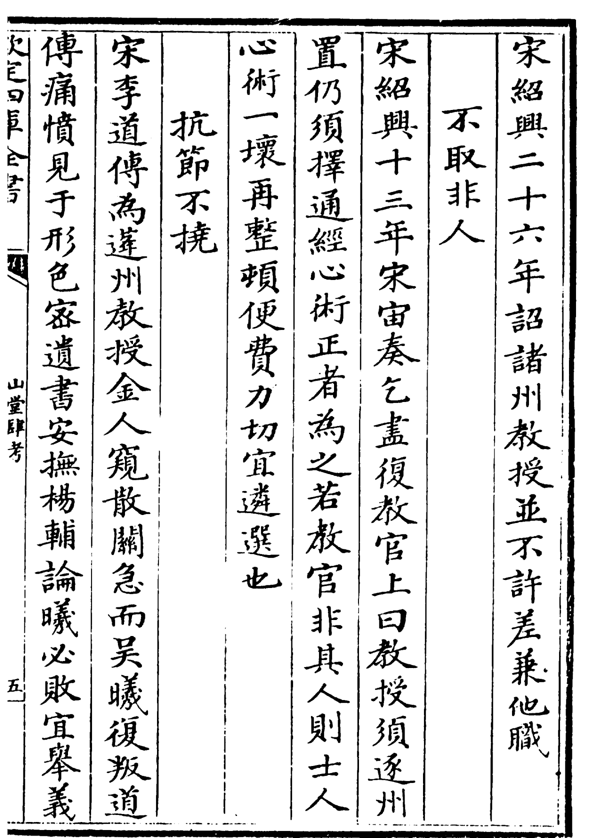
宋政和五年臣僚上言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啟簡

牘樂語之類庶目力得有餘辦舉業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

辭撰樂語

宋鄒浩字至完調揚州潁昌府教授吕公著范純仁為守獨加禮重純仁嘗令譔樂語辭不為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語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純仁謝之

不兼他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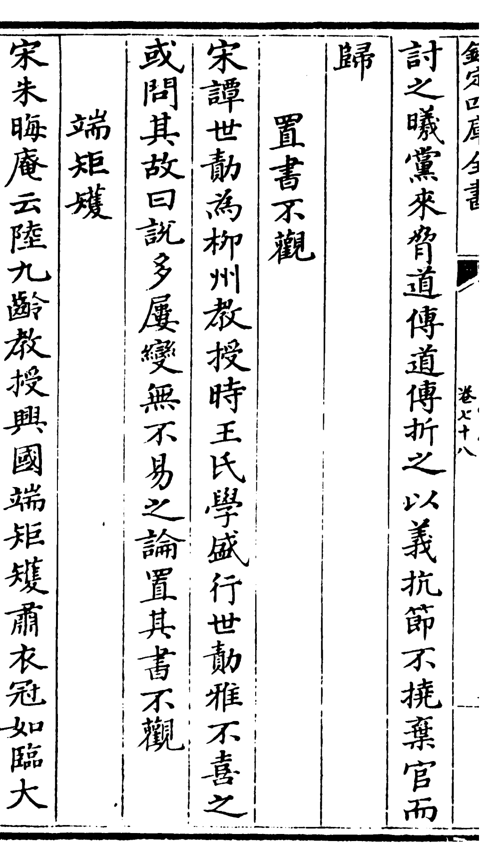

宋紹興二十六年詔諸州教授並不許差兼他職

不取非人

宋紹興十三年宋宙奏乞盡復教官上曰教授須逐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教官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也

抗節不撓

宋李道傳為遂州教授金人窺散關急而吳曦復叛道傳痛憤見于形色密遣書安撫楊輔論曦必敗宜舉義



討之曦黨來脅道傳道傳折之以義抗節不撓棄官而歸

置書不觀

宋譚世勣為柳州教授時王氏學盛行世勣雅不喜之或問其故曰説多屢變無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

端矩矱

宋朱晦庵云陸九齡教授興國端矩矱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多士方向於學而先生以家難去官矣

富道德

歐陽公贈胡安定詩吳興先生富道德誂誂弟子皆賢才

訓督有方

涑水紀聞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嘗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宋人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敎也

賜對合意

宋趙葦撰施大資㸃行狀公任臨安府學教授孝宗寤寐英賢陳文公當國列公姓名以進旋賜對合上意

獻政本書

宋林勲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三篇朱熹甚愛其書東陽陳亮嘗曰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今世為井田之學者孰有加於此者乎

行鄉飲禮

言行録節孝徐先生積時為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

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閭巷鄉老皆使與飲又著文勸諭子弟室家是日士民在泮者蓋千人矣先生一日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不勞已之力費已之財何不為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為猶云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何不為君子

詞藝不急

宋朱文公蘄州教授廳記予友李君宗思為蘄州學官

日至學進諸生而教誨之探策而問勸督以時先使知所以明善修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詞藝之習則後焉而不之急也

許與不輕

宋戴表元奉化人咸熈中進士為建寧教授學博而才贍尤自秘重不輕許與以文章大家名重東南

尚友古人

宋張千湖送吴教授序吴氏子鎰舉進士分教郴州學

舍不以文勝蓋以徳見貴於鄉里者古之君子固有獨行自立舉世非之而不悔至貴於鄉里猶未足道鎰也蓋尚友古人益思未見其止者歟

不交嬖倖

宋陳公輔初筮仕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勔滋不悅託權要以其婿周審言代之而移公於會稽

講論語

宋謝良佐爲秦州教授州守吕大中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敬

誦通鑑

宋袁樞爲袁州教授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别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

頗遭官長罵

唐杜甫戲簡鄭廣文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近有蘇司

業時時與酒錢宋楊誠齋送金元度教授詩不日經筵重坐席暫時黌舍冷無氈

不愧旁人羞

蘇東坡戲陳教授子由詩宛丘先生長如丘宛丘學舍小如舟常時低頭誦經史忽然欠伸屋打頭斜風吹帷雨注瓦先生不愧旁人羞

作學碑

宋任諒字小諒為懐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

文士也遂擢提舉夔路學事

正祭品

吴昌裔宋嘉定中為眉州教授眉士故尚蘇軾學昌裔取諸經為之講說祠周程張朱揭白鹿洞學規倣潭州釋奠儀簿正祭器士習丕變

以才薦府學

宋王堯臣字伯庸晏殊留守南京薦其才為府學教授召為國子監直講

以賢薦州學

宋楊龜山撰曾肇行狀中弟邵安簡公亢守鄭州薦公賢請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蓋有聞風而至者踵門授經無虛席時上方向儒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有旨召見延和殿除校書兼國子直講

縣丞

歷代沿革漢朝縣丞尉多以本部人為之三輔縣則兼用他郡皆主刑獄囚徒東漢署文書典知倉獄署

諸曹掾吏晉以後無丞唐置京縣丞三員北京太原晉陽各置一人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為縣令之貳宋初不置丞天聖中開封兩縣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

長吏

漢書景帝紀縣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戸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為長吏

閒官

續通典唐大中四年勑曰州有上佐縣有丞簿俗謂之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佐一司

白六帖佐理一司貳職百里杜氏通典縣有七司丞為之貳如州上佐也

述六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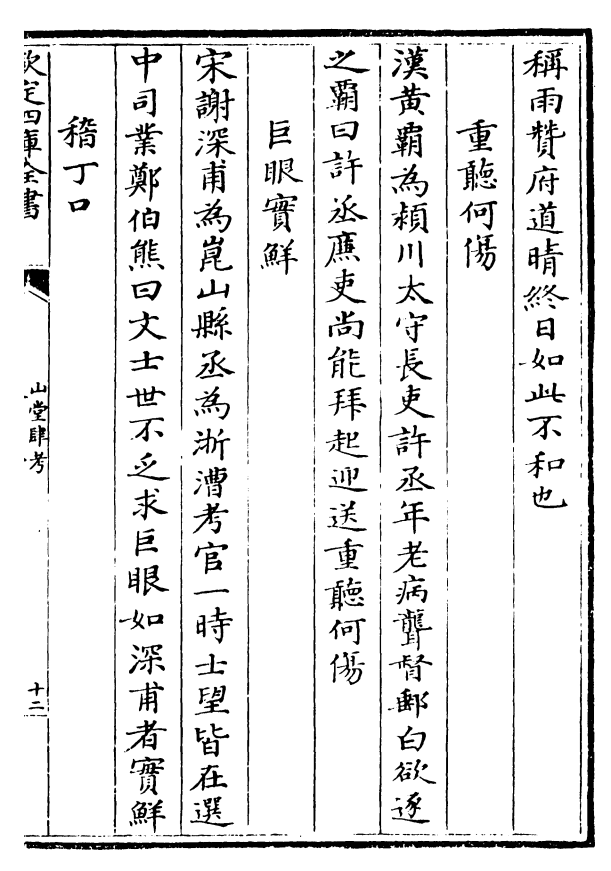
唐柳宗元武功縣丞廳壁記縣吏之長曰令其二曰丞丞之位正八品述六職以輔其令也

專經書

東漢張玄字宗君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扶風徐業亦大儒也聞玄以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

善言語

南部新書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望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私相語曰縣官甚不和長官



稱雨贊府道晴終日如此不和也

重聽何傷

漢黄霸為頴川太守長吏許丞年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㢘吏尚能拜起迎送重聽何傷

巨眼賓鮮

宋謝深甫為崑山縣丞為浙漕考官一時士望皆在選中司業鄭伯熊曰文士世不乏求巨眼如深甫者實鮮

稽丁口

宋洪咨夔於潛丞廳題名記惟是常平義倉之賦受丁口力役之簡稽暨上官所以奔走使令之迷惟謹土膏脉奮凍解泉動出入阡陌程督坊渚日與臺笠襏襫相爾汝

書文檄

宋元符詔縣丞簿尉日赴長官廳議事及簽書文檄

風流不墜

齊江斅字叔文湛之孫為丹陽丞袁粲為尹嘆曰風流

不墜正在江郎

銼刃不頓

唐崔倕為臨晉丞處煩應卒銼刃不頓

庭前樹松

唐韓愈藍田丞廳壁記愽陵崔斯立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玆邑始至喟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以塞職既噤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

丞而丞負余則盡去其牙角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

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梃儼若相持水瀧瀧循除

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吟哦其間有問者輒對曰

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堂上生芝

唐崔希高以仁孝友悌聞丁母憂哀毀過禮為鄞縣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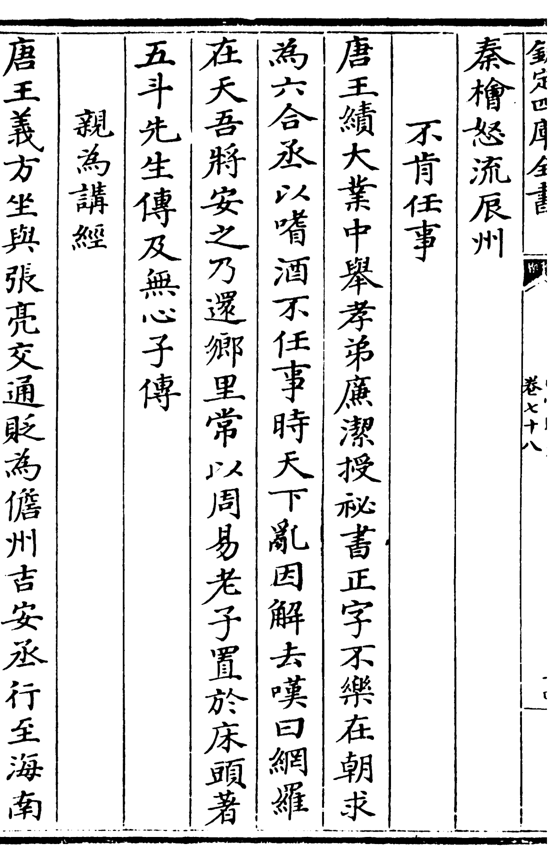
芝草生所居堂上一宿而葩蓋盈尺

不詣李實

唐韋貫之為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記其姓名於笏因舉笏示所薦者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告貫之曰子今日詣實明日賀者至矣貫之唯唯竟不往

獨送胡銓

宋王廷珪安福人號瀘溪舉進士調茶陵丞以職事忤上官拂衣而歸胡銓力排和議貶嶺南親友無敢通問廷珪獨送以詩曰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秦檜怒流辰州

不肯任事

唐王績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祕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亂因解去嘆曰網羅在天吾將安之乃還鄉里常以周易老子置於牀頭著五斗先生傳及無心子傳

親為講經

唐王義方坐與張亮交通貶為儋州吉安丞行至海南

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羲方曰黍稷非馨馨在明德遂酌水而祭吉安蠻俗荒梗羲方召諸首領集生徒親為講經行釋奠禮清歌吹籥而登降有序蠻夷大服

忤旨遂出

東漢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遂出為安陵丞忽忽不樂

占氣必遷

相書占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

故唐張鷟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至著

唐臨出囚

唐書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數十人會春暮時雨臨白令請出之令不許臨曰明公若有所疑臨請自當其罪令因請假恣令歸家耕種與之約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安恭諭勵

唐宋安恭為龍門丞年已五十八數年而登列岳每諭僚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俗云雙陸無休勢余以為仕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

景倩真清

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强清某詐清惟景倩真清

公節遺愛

宋錢公節丞臨安縣民轉徙豪右冐墾其田官不能直

者悉奪還之流民復業又除二税積弊至今邑人頌其遺愛

姻黨不容

宋袁韶為吴江縣丞有提舉常平黄犨檄韶覆田以定役時蘇旦恃韓侂胄威福容諭意言吴江多姻黨倘相容當薦為京朝官韶不聽

期限必信

宋汪大猷字仲嘉為同華丞處事益明期限必信

投匭上書

宋婁寅亮永嘉人政和初為上虞丞投匭上書乞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使牧九州以繫天下之望高宗感悟擢為監察御史

隨事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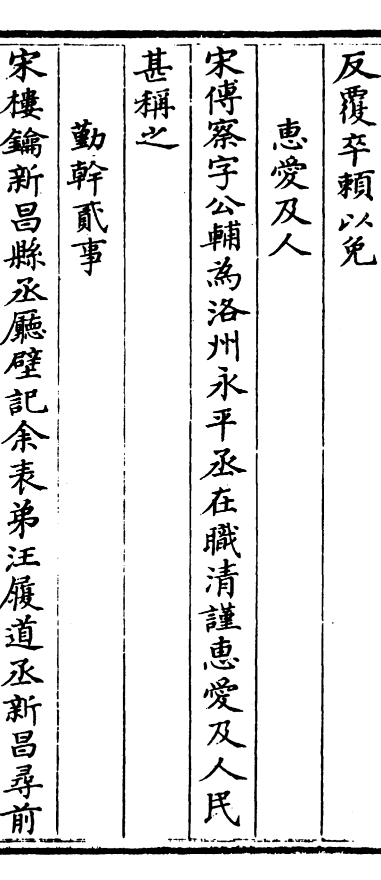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録鄂渚教官瞯先生曰某嘗勸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物做教官没意思說義理人不信又須隨分做課試方是鬧熱

白縣猾胥

宋王庭珪為茶陵丞民俗朴陋擇秀民置之學士皆被其化有猾胥文雅者勢傾一邑交結諸監司為囊橐公把其宿負白于郡縣之舉邑稱快

論免和糴

宋紹興十八年大旱詔復民租十之八而和糴之法尚存海鹽丞丁安義語其令曰歲饑常賦且不充不應復有和糴使上官怒安義當以身任之檄屢至安義抗論



反覆卒賴以免

惠愛及人

宋傅察字公輔為洛州永平丞在職清謹惠愛及人民甚稱之

勤幹貳事

宋樓鑰新昌縣丞廳壁記余表弟汪履道丞新昌尋前人名氏自紹興末年得李君結而下凡十餘人以壁記為請報之曰昌黎藍田有記尚可著筆乎書再來曰藍田

之文誠美矣殆有激而言不然既曰丞于一邑無不當

闘而崔斯立乃日哦二松之間丞果誰負也我先人季

父及吾兄皆嘗為之率以勤幹貳其令有聲于時是邑

雖小思繼家聲受職以來勉于所事惟恐無尺寸自見

以及吾民誠知古今事不類人才有高下顧雖欲求一

日掃溉之暇不可得未可以藍田之言為當也余讀書

莞然笑曰子之言有理勉旃其以此記之

主簿

歷代沿革漢晉以來有主簿皆令長自調用自隋始置之唐赤縣置二人他縣一人武德初以流外為之至高宗始以為品官由吏部選授宋開寳三年詔諸縣千戸以上置令簿尉四百戸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戸以下者置簿尉簿兼知縣事

職司符印

白六帖職司符印主掌簿書又非熊送張主簿詩松窓久是餐霞客山縣新為主印官

糾正非違

唐職林主簿糾正縣内非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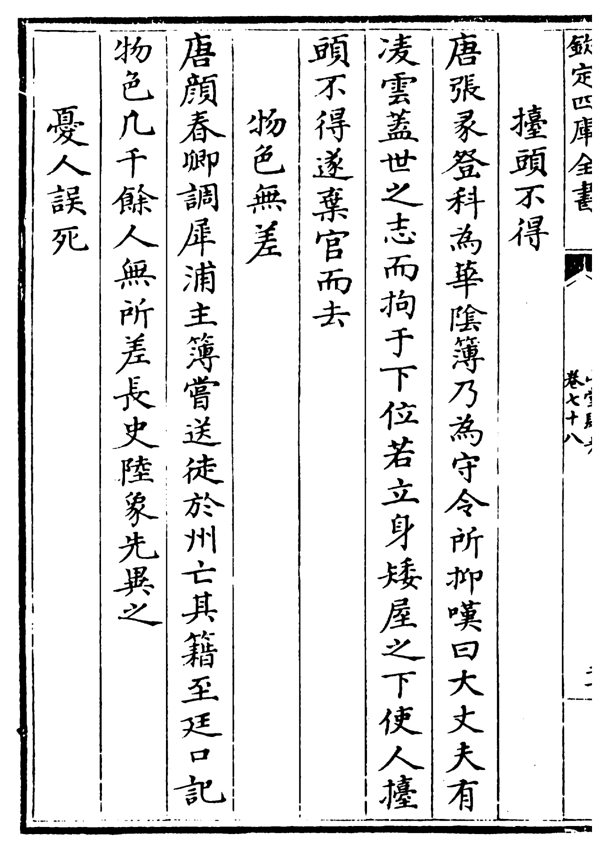
孫寶徙舍

前漢書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孫寶自劾去忠心内不平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隣甚恱忠恠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主簿子

既為之徙舍甚恱何前後不相副也竇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以竇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竇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忠聞之大慙薦竇為議郎遷諫議大夫

景仁彈箏

晉謝景仁為豫州主簿在桓玄閣下玄聞其善彈箏呼之既至取箏與彈因歌秋風意氣殊適以此大奇之



擡頭不得

唐張彖登科為華陰簿乃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葢世之志而拘于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擡頭不得遂棄官而去

物色無差

唐顔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於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凢千餘人無所差長史陸象先異之

憂人誤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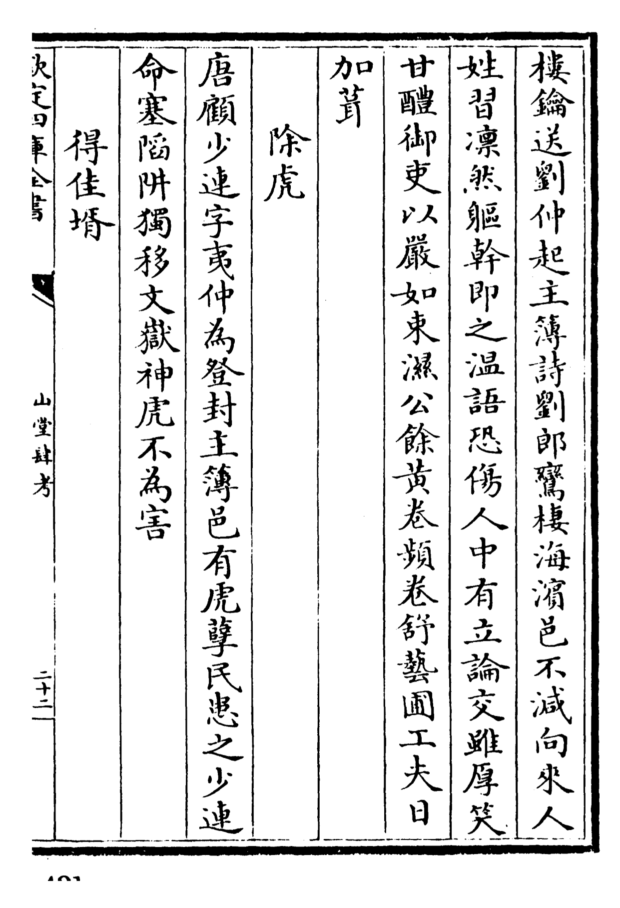
晉習鑿齒爲桓温主簿温有大志值有知天文者至温問國家祚運答曰方永温不悅異日送絹一匹錢五千其人馳詣習曰乞爲標碣棺木習問其故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錢五千以置棺耳習曰君幾誤死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其人大喜詣温請別告以習言温笑曰習憂君誤死君豈誤活時語曰徒三十年讀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

訴父被誣

唐穆贊字相明釋褐為濟南主簿時父寧為和州刺史以剛直不屈於廉訪使遂被誣貶泉州司户贊奔赴闕庭號泣上訴詔御史覆問寧方得雪詔曰令子申父之冤憲臣奉君之命楚劒不銜於斗斗泰臺自洗於塵埃贊由是知名

棲鸞

東漢仇香考城令王渙署為主簿謂之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他時論道巖廊非主簿而誰宋



樓鑰送劉仲起主簿詩劉郎鷺樓海濵邑不減向來人娃習凛然軀幹即之温語恐傷人中有立論交雖厚笑甘醴御史以嚴如束濕公餘黄卷頻卷舒藝圃工夫日加葺

除虎

唐顧少連字夷仲為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阱獨移文嶽神虎不為害

得佳壻

唐楊於陵字達夫漢太尉震之裔釋褐為句容主簿時韓滉節制金陵於陵以屬吏謁謝滉甚奇之謂其妻柳氏曰夫人常欲擇佳壻吾閲人多矣無如楊主簿者竟以女妻之後於陵為户部尚書

得偉人

宋薛奎守蜀或問入蜀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蓋謂范鎮也鎮舉進士為新安主簿

客舍題壁

唐韓琬少負才華長安中為髙郵主簿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髙郵容色衰於主簿豈言行之缺而友朋之過歟景龍中自亳州司户應制集於京吏部負外蔣欽緒考琬策入髙等謂琬曰今日非友朋之過歟余昔嘗與魏知古崔璩盧藏用聽涅槃經於大雲寺會食之舊舍偶見題壁諸公曰此髙郵主簿嘆後時耶顧問主人方知足下蓄意祈以相汲今日方申琬謝曰士感知己豈期十年之外見君子之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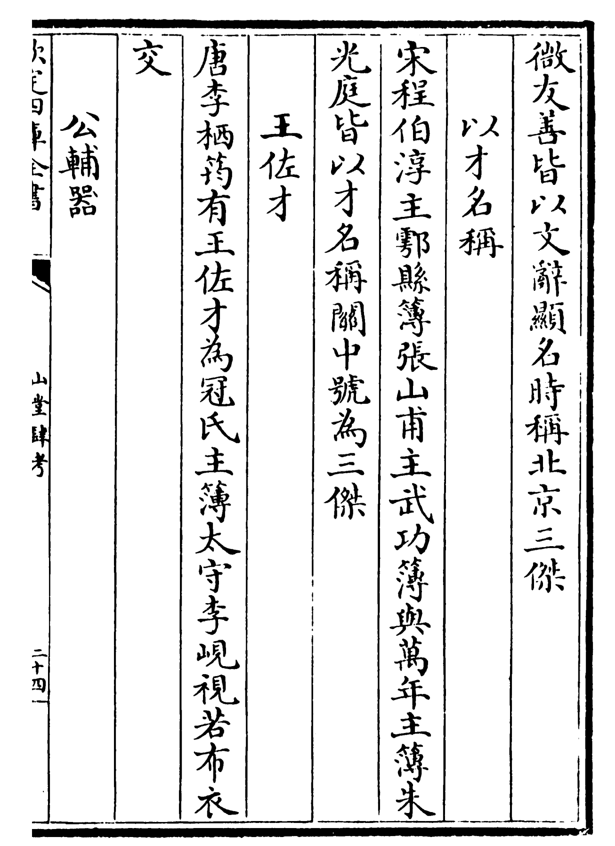
心乎

道旁折竿

宋程明道再調江寧府上元主簿常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始至邑見人持竿道旁以黏飛鳥取其竿折之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

以文辭顯

唐魏谷倚為太原主簿與晉陽簿富嘉謨新安簿吴少



徵友善皆以文辭顯名時稱北京三傑

以才名稱

宋程伯淳主鄠縣簿張山甫主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庭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王佐才

唐李栖筠有王佐才為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

公輔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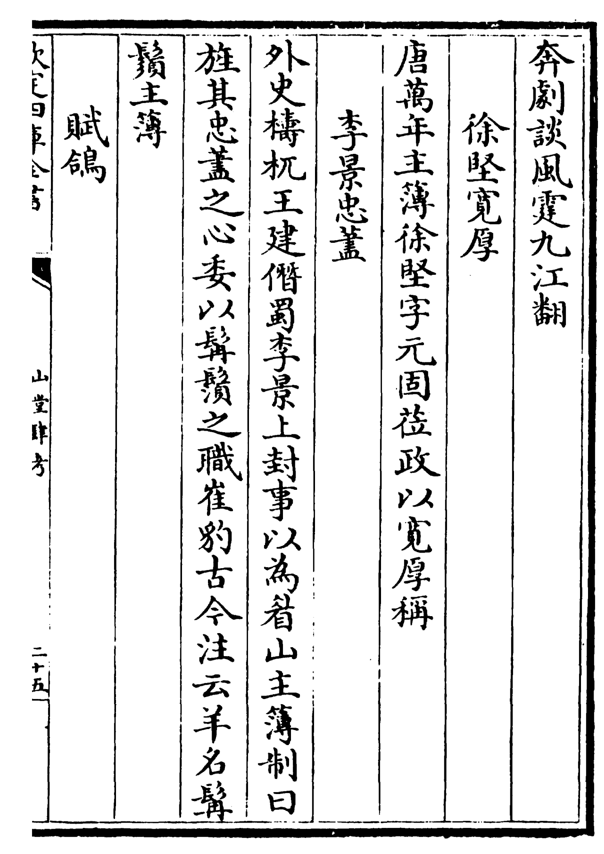
宋張昇字杲卿少力學有志操為營丘簿留守王曾以為有公輔之器

遇事蠭鋭

唐李畬為汜水主簿遇事蠭鋭甚有聲稱雖村童厮養一閲無不知替代姓名累轉國子司業

落筆馬奔

黄山谷送謝主簿詩竟陵主簿極多閒萬事不理専討論澗松無心古鬚鬛天球不琢中粹温落筆塵沙萬馬



奔劇談風霆九江翻

徐堅寛厚

唐萬年主簿徐堅字元固莅政以寛厚稱

李景忠蓋

外史檮杌王建僭蜀李景上封事以為眉山主簿制曰旌其忠蓋之心委以髯鬚之職崔豹古今注云羊名髯

鬚主簿

賦鴿

唐徐浩為魯山主簿張說嘗稱其才薦為集賢校理見其喜雨及五色鴿賦咨歎曰後来之英

控驢

宋韓忝政億李忝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赴京就試共有氊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迭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忝知政事

長者車

杜工部對雨邀許主簿詩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高士軒

宋朱晦庵為同安主簿廨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内凡簿所當為者大書揭之楣間當路尊敬不敢以屬吏待之

賈島詩碑

唐賈島為長江主簿有詩名人為立詩碑

存亮字原

唐蕭存亮為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亮及陸鴻漸等討摭古今韻字所原作書數百篇

好禮知言

唐鹿城主簿潘好禮慕徐有功之為人乃著論稱有功賢於張釋之其略曰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寃人徐公之斷獄亦天下無寃人然釋之所行甚易徐公所行甚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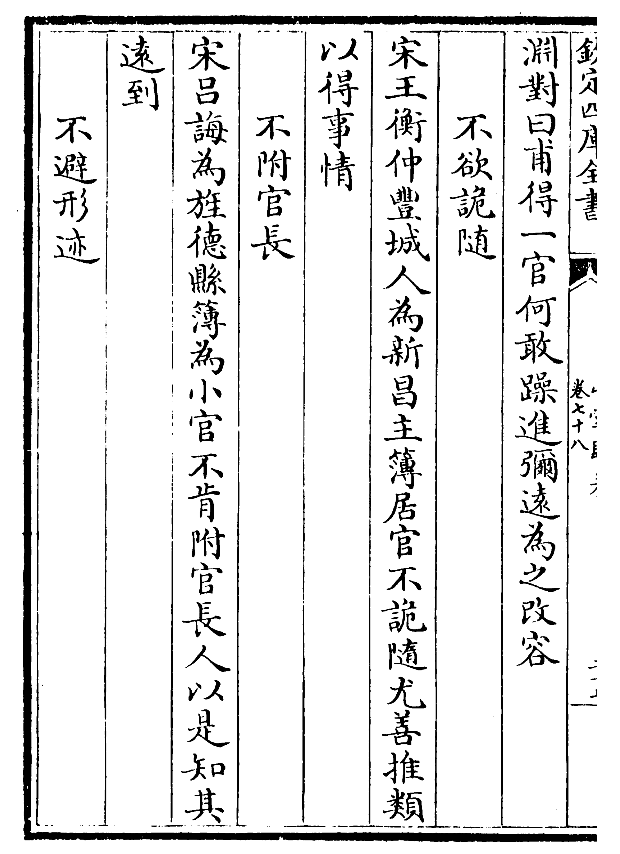
難易之間優劣可知矣君子以為知言

孫覺除害

宋孫覺字莘老髙郵人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利守從之

不敢躁進

宋嘉定中吳淵為建德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悦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丞欲以此處君



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彌遠為之改容

不欲詭隨

宋王衡仲豐城人為新昌主簿居官不詭隨尤善推類以得事情

不附官長

宋呂誨為旌德縣簿為小官不肯附官長人以是知其遠到

不避形迹

宋任伯雨字徳翁嘗為施州清江簿事有戾於民者不避形迹極言於令邑賴以治

詣朝白事

宋吳擇仁字智夫為開封雍丘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主役獨擇仁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異之曰簿領中乃有是人

詣闕陳言

宋安丙淳熙中調大足主簿秩滿詣闕陳蜀利害十五

事言甚剴切

滅佛首光

程明道任京兆鄠縣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傳其首放光男女聚觀晝夜雜處為政者畏其神莫敢禁先生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光㑥復現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

碎妖人像

宋吳縣主簿孫子秀日詣學宫與諸生討論義理有妖

人自稱水仙子秀往焚其廬碎其像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絶

商英平蠻

宋張商英初調通州簿渝州蠻反詔運使張詵討之惟王袞未降公言於詵曰蠻亦人耳以禍福諭之宜聽詵檄公行王袞見而下拜蠻遂平以趙清獻公薦召赴闕初對即袖草茅憂國書以進擢光禄寺丞

陳襄辨盜

宋陳襄字述古為浦城主簿攝令事人有失物捕偷兒數輩莫知的為盜者襄紿之曰某廟鐘至靈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乃引偷兒詣鐘所祭禱陰塗墨鐘上而以帷蔽之命其逐一引手入帷摸之出視手一人手無墨叩之遂服蓋恐鐘有聲不敢摸也

人號入鐵

齊許錞性識明速達于從政嘗為司徒主簿以其能判人號入鐵主簿

人稱明鏡

宋朱光庭爲萬年主簿有學行人以明鏡稱

擒捉尸賊

宋豐城主簿楊告邑有賊殺人投尸於江人畏不敢言告親往擒之

服藏錢民

程明道主鄠縣簿令以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曰此無

證佐何以決之明道問曰爾父藏錢幾何時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年曰二十年矣即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鑄錢不五六年即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畫法均稅

程明道主上元簿近府美田皆為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故田稅不均先生為縣令畫法民不之擾而一邑之稅以均

準法蠲租

宋周憲之為益都簿外邑訴水災州檄公檢視蠲放守者吝於税少輒大言曰若多放一粒即當奏劾憲之躬行田疇所傷果多悉準法蠲放之

善兵

烏臺詩話宋謝艾以書生善用兵為西涼主簿東坡有詩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勤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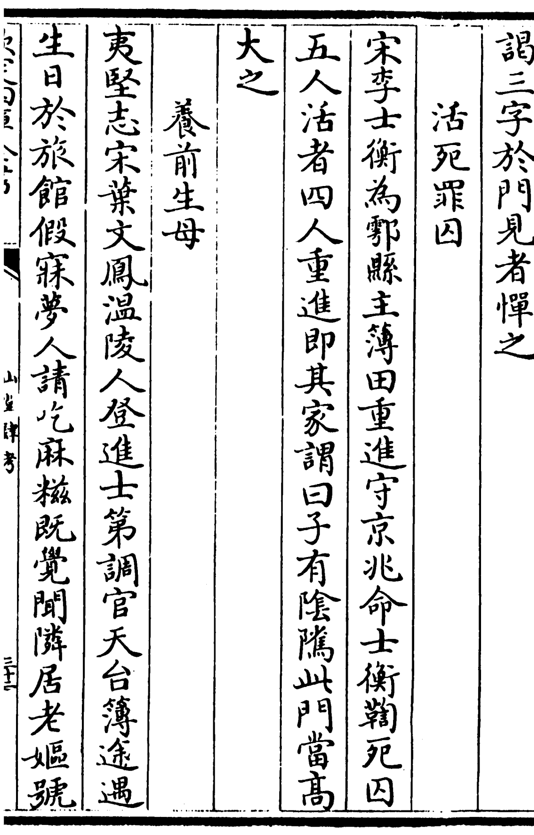
宋袁廓為西平縣主簿勾稽漏籍得民丁萬餘州將薦其勤職遷上蔡令

辨疑獄

宋周敦頤嘗為分寧主簿有疑獄一訊立辨邑人驚詫曰老吏不如也後知南昌縣邑人咸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

絶私謁

元滏陽主簿李起巖勸民興學諭民孝弟廉恥書絶私



謁三字於門見者憚之

活死罪囚

宋李士衡為鄠縣主簿田重進守京兆命士衡鞫死囚五人活者四人重進即其家謂曰子有陰隲此門當高大之

養前生母

夷堅志宋葉文鳳温陵人登進士第調官天台簿途遇生日於旅館假寐夢人請吃麻糍既覺聞隣居老嫗號

哭問之嫗云今日乃亡兒忌辰作麻糍祭享感傷耳文鳳問兒所業乃曰吾兒業儒詩經舊文尚存葉自思生與其子死日同詩經又同命取舊稿視之又與葉及第程文一字不差葉因拜嫗為前生之母奉至任所終養

葉顒遜勞

葉顒字子昂宋紹興中為南海主簿攝尉事盜發州檄巡尉與顒同捕巡尉獲盜十數人歸勞於顒顒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府帥曾開大喜曰仕不

求達勞而能遜葉主簿宰相器也

李衡投劾

宋吳江簿李衡有部使者怙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扑迎合投劾於府拂衣而歸

勾銷名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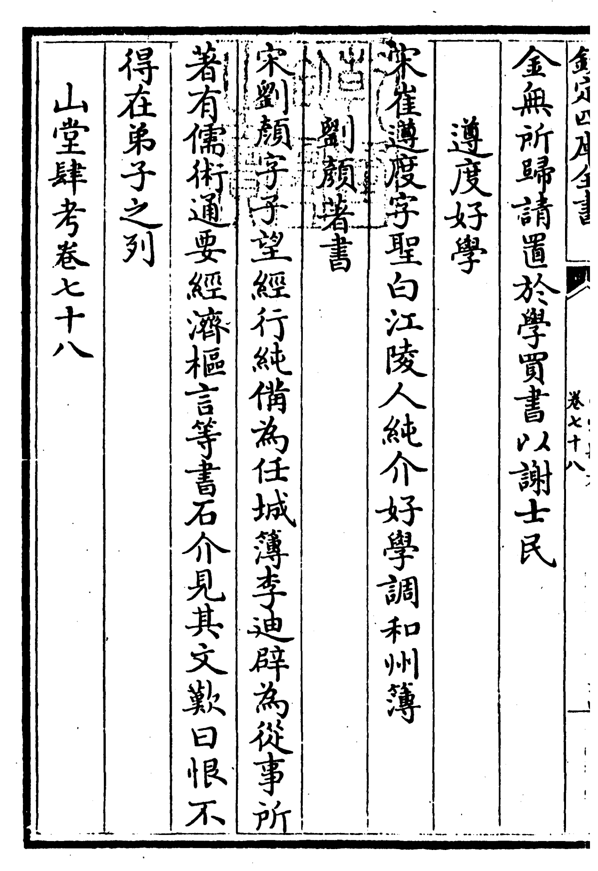
宋樓鑰論主簿差出之弊竊惟縣置主簿專以勾稽簿書為職凡一縣税賦之輸納實總之銷簿對鈔尤為緊切而監司郡守循習故常以主簿在縣中最為事簡差

出不時至無虛月雖有勤幹之吏困於往来欲竭力効職而不可得簿書期會比之教化則為細事在州縣之間則急務也小民輸官租得鈔而歸官司勾銷名簿則可以優游卒歲豪強頑猾據簿之未銷者督之則無所逃罪其間利害皆繫於簿書簿書不明則吏得以肆意為奸貧民下户至有已納而更輸豪猾之家茍且把持或至於幸免然則主簿之職若閑而實要如此任職而不勤責固有所歸矣奔走道塗而一旦以不職被譴彼

則有辭焉愚欲望詔下諸路監司守臣遇有差出輪點諸縣主簿量立定制當差出者不得以請求而免已滿兩次者不得復差庶使小官得少安職守而民被實惠矣

請復學田

宋髙登紹興中為富川主簿奉憲司董弅檄讞六郡獄復魚賀州學事學故有田後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秩滿士民丐留不獲相率餽金五十不告姓名而去登以



金無所歸請置於學買書以謝士民

遵度好學

宋崔遵度字聖白江陵人純介好學調和州簿

劉顔著書

宋劉顔字子望經行純備為任城簿李迪辟為從事所著有儒術通要經濟樞言等書石介見其文歎曰恨不得在弟子之列

山堂肆考卷七十八